

阿妹戚托

留得住的鄉愁和新市民生活

■每晚8時至9時30分，阿妹戚托舞蹈準時在金門廣場上演。



「從小就學阿妹戚托，從小就跳阿妹戚托，送姐妹出嫁跳阿妹戚托，參加各種比賽跳阿妹戚托，就是沒想到，跳阿妹戚托，還會有錢，還會有工作」，11月25日中午，預約的訪談視頻錄製完成之後，文安梅還是沒有馬上走開，她有些遲疑地說，想把這幾句話補上，「這是內心話」，文安梅強調。

文安梅的工作主要是跳舞，跳的就是阿妹戚托。種種

跡象表明，包括但不限於「阿妹戚托」，貴州一系列試圖讓移民即「新市民」在新生活中留住鄉愁的努力，正在成為各個移民安置點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溝通物質與精神的橋樑和紐帶。其對移民內心感受的悉心呵護，或從移民深層社會心理或文化層面，為「搬得出、穩得住、逐漸能致富」的目標價值，提供深層次支撐和不竭的動力！

圖/文：前方

貴州報道

客觀 直面 理性 熱忱

2020年第2期 總第121期

新聞熱線：86+851+86870119

投稿郵箱：gzhkwpp@163.com

23日下午，貴州宣佈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出列」，實現與全國同步脫貧。其中，通過整鄉搬遷實現脫貧、從而創下素稱中國脫貧攻堅主戰場的貴州又一項「中國唯一」的三寶彝族鄉，迅速成為媒體關注焦點。

文安梅的阿妹戚托生活

文安梅是阿妹戚托藝術團的團長，但她其實就是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說到底還是一位美女。出人意料的是，和印象中一般美女的「平面」或「蒼白」不同，她還是一位有故事的美女。

在她老家，貴州省黔西南州晴隆縣三寶彝族鄉，女子出嫁時要跳一種漢語根據彝語讀音寫成「阿妹戚托」的舞蹈，因此，女孩從小學跳阿妹戚托，在姐妹出嫁時跳阿妹戚托，就像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千年不變的生活節律一樣自然而然，文安梅也不例外。甚至，她從鄉鎮跳到縣城、跳到州府，跳到全省和全國拿獎，似乎也在預料之中。特別的是，她小年紀就跑到縣城做一家小超市的導購，也短暫地當過酒店的前台收銀員，甚至，在結婚的當年，她還在三寶彝政府駐地的街上，開過一家小小的館子。

更特別的是，在女兒三歲時，文安梅關掉三寶街上的館子，再次來到縣城。住房是租的，目的是讓女兒能上縣城的幼兒園。

這成為女兒和文安梅最大的不同。文安梅說，她十一、二歲才進的學校，而女兒三歲就進學校了。

和當年文安梅帶著女兒在縣城租房子住，一邊打工一邊供孩子上學不同的是，現在，她的一起從三寶彝鄉搬來的左鄰右舍，不用這麼辛苦和付出，就可以在以舞蹈命名的遷入地——縣城附近的阿妹戚托小鎮，離新家一公里範圍內讓孩子就近入托、入學。

誠如文安梅特別想補充的那幾句「內心話」，她完全沒有想到的事，就是跳舞會成為她的職業或稱工作，她會成為團長，每月的收入，還會有四、五千元（人民幣，下同）。

文家的新市民賬本

文安梅早幾年已經成家了，而且實際上的工作地點和生活地點也在縣城，大概已不算三寶彝鄉籍的農民了，所以在阿妹戚托小鎮，分到別墅式新居的是她的父母，她自己則住在附近用丈夫家的宅基地修建的房子裡。



■圍着篝火「踏地為節、以足傳情」，阿妹戚托舞蹈雖然沒有旋轉大跳等高難度動作，但要求上百名舞者步調一致、換腳靈活、配合默契、心心相通，被譽為「東方踢踏舞」，2014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文安梅父母分到的房子是佔地100平米左右的二層小樓，據記者現場目擊，其實不妨說成簡化版的聯排別墅。引人注目的，一是其形制、外牆顏色等均融入了明顯的當地少數民族元素，二是在二樓，還留有尚稱寬敞的露台，露台的外邊，還設置了「美人靠」，一看就是化用了苗家建築的精髓。

文安梅的爸爸文德財，是三寶當地有名的石匠，木工活也稱得上精湛。因此，和當地農民只靠栽包谷、喂幾隻雞，最多養一兩頭豬或牛，最多夠吃，日子過得緊巴巴不同，文德財還有手藝收入。不過，養大文安梅和她的三個弟弟，還有文德才年輕時喜歡喝的那一口酒，基本上就把他與別人多出的這些收入消耗了，因此日子也不敢稱為寬裕。

搬到阿妹戚托小鎮，文安梅父母已年近60歲，當然不能參加外出務工，也不能進附近特別開闢的三寶產業園工廠，屬於政策所稱「兜底」對象，於是文德財就得到了一個公益性崗位，一份保潔員的工作，月薪一千五百多元。有意思的是，距此四十多公里的他們的老家，那一處被稱為「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三寶鄉，在他們搬家以後，騰出來的承包地、山林和宅基地，被用於種樹，即國家退耕還林和國家儲備林項目，據說，最終的目標是七成以上的地表，均會被綠色覆蓋，即術語所稱的70%以上的森林覆蓋率。這件事對於文家，就是文安梅的媽媽有了一個護林員的新身份，每月工資800元。

當地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包括文安梅父母在內，從三寶彝鄉搬到阿妹戚托小鎮的左鄰右舍，有184人被迫組織輸出務工，有746人進入附近三寶產業園的各工廠上班，有109人成為生態護林員，有100人成為阿妹戚托藝術團的群眾演員，有555人成為「兜底」性的公益性崗位保潔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當地還計劃發展食用菌80萬棒，可帶動160戶搬遷貧困戶，每年保底收入1.3萬元，幫助群眾過上「樓上轉轉、樓下看看，就有錢賺」的幸福生活；免費提供2000平方米商舖作為新市民自主創業平台，帶動55名（貧困戶17名）新市民在安置點經商，成功轉變為個體工商戶；立足把民族刺繡傳統技藝與旅遊產業融合發展，通過建立「錦繡坊」，讓86名繡娘就近就業，把「指尖上的技藝」變成「指尖上的經濟」。截至目前，已有2903人通過各種途徑得以就業，全鄉勞動力家庭已實現「一戶一人以上」就業。



■虎頭山下小廣場。特別留出公共文化空間，是阿妹戚托小鎮器物層面最大的特點，對應搬遷而來的彝族、苗族同胞日常交流和節慶活動需求。

於細微處留住鄉愁

採訪文安梅，適逢初冬難得的好天氣，藍天白雲，光線通透，而且不「硬」。地點是金門廣場左側亭子前邊。廣場背後、左面、右面、前面，依地勢高低，就是錯落有致的阿妹戚托小鎮。

不光是金門廣場，目力所及，不難發現，佔地1000餘畝的阿妹戚托小鎮，至少就有三處大小不等的廣場。這算得上小鎮建設空間布局上的一大特點，毫無疑問，這是方便搬來的彝族、苗族同胞舉行包括阿妹戚托在內的各種節慶活動。

就算不是內行，同樣也看得出小鎮的空間布局，總體上有彝族、苗族崇拜的牛和虎這兩大元素。依山就勢，一邊是牛頭山，一邊則成了虎頭山。記者踏訪的「牛頭山」，整個建築群落，構成巨大的牛頭造型。這且不說，就連地名，也有牛眼公園、牛鼻公園等等。特別有心的是，在整個「牛」的氛圍中，小區道路肌理路標都是以以前的老村、組來命名，比如以前老三寶有干塘村青龍組，那麼現在變成了青龍路。

或許更為基礎也更為長遠的，是產業路徑選擇。依托晴隆24道拐等頗具唯一性稀缺旅遊資源，當地正籌劃把全縣範圍打造成5A景區的全域旅游示範區，而同樣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的阿妹戚托舞蹈，正是這一全域旅游示範區「皇冠」上的明珠。有業界人士指出，以阿妹戚托為靈魂打造的這一台晚會，將填補貴州西線旅遊過去沒有「夜文化」的空白。其合理的預期是致力將遊客在晴隆逗留的時間，從曾經的5分鐘變成一天，並從一天變成二至三天。

毫無疑問，有器物層面的構造，有產業層面的堅實支撐，這樣的鄉愁，或許就是可以永遠留住的鄉愁。

■文安梅接受香港大文傳媒記者專訪。



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出列 貴州同步全國脫貧

11月23日，包括三寶彝鄉所屬晴隆縣在內等貴州最後9個貧困縣，由貴州省政府宣布退出貧困縣序列。至此，貴州全省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從此撕掉千年貧困標籤，實現與全國同步脫貧。

據新華社次日報道，包括貴州的這9個縣在內，中國剩餘52個未摘帽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出列。報道稱，截至目前，中國今年剩餘52個貧困縣集中的新疆、雲南、四川、寧夏、廣西、甘肅、貴州7省（區）已先後宣布貧困縣清零。貴州的舉動牽動高層視線。「一步住上好房子，逐漸過上好日子」，「阻斷貧窮代際傳遞」，這三句話，是貴州脫貧攻堅的主要方面，對應的就是「易地搬遷」、「產業扶貧」和「教育扶貧」幾個主攻方向。有理由認為，作為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貴州正是在這些方面先於全國進行了探索，並取得成功的經驗。

在11月23日下午貴州省政府新聞發布會的新聞發布會上，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說，「11月16日至22日，按照國家貧困縣退出有關規定，就9個貧困縣擬實現脫貧摘帽向社會進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間未收到任何異議」。

在介紹相關「退出」程序時，李建說，11月初，經過縣級申請、市州初審、省級審核，及第三方評估機構實地評估檢查、省貧困縣退出驗收工作組審議、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專題會議研究、公示公告、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會議審定等程序，同意9個縣從貧困縣序列退出。

李建援引的評估檢查結果顯示，9個貧困縣基層幹部群眾對脫貧摘帽認可度全部超過90%。9個貧困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高1562.01元，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退出質量經得起檢驗。

貴州 脫貧數據

據貴州省扶貧辦提供數據，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累計脫貧923萬人，每年減貧人數100萬人以上，減貧人數全國第一；貴州從中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省，到脫貧人數最多的省，目前，全省66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9000個貧困村全部脫貧出列。全省有188萬人從大山深處搬遷到城鎮，其中貧困人口154萬人。



相關視頻新聞，請掃描左邊二維碼觀看。

188萬人搬家之後

早在2017年2月21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進行第三十九次集中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專門聽取了貴州、甘肅、雲南省省書記的匯報，研判當地脫貧攻堅面臨的形勢、存在的問題和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這應該是脫貧攻堅成為當下中國高頻詞彙的一個明確信號。



■「牛頭山」上的孩子在跳繩，一個跳，一個用手機錄視頻，不敢相信是才從大山搬來兩三年的孩子。

在被視為不具備基本的生存條件的中國各地，有1000萬貧困人口，將以「易地搬遷」移民的方式謀求脫貧。貴州被一致公認為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據2016年初年貴州發布的數據，這個省需要實施「易地搬遷」的貧困人口，就有130萬。後來，根據新的標準和更多數據的披露，這一數字又被刷新為188萬。

毫無疑問，在易地搬遷方面，貴州已探索出一整套能讓移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成功經驗。香港文匯報曾於2016年7月11日A17版，以「綠色減貧，貴州農民請給你聽」為題，刊發記者采寫的深度報道。2017年3月29日，香港文匯報《貴州報道》又刊發了題為「羅家勤：搬遷到城市的鄉土生活」專題報道。總的來說，前期報道更多從綠色減貧路徑，更多從物質層面對貴州的「易地搬遷」作了階段性報告。時至今日，隨着實踐的深入，貴州的關注點，已深入移民的心理感受或人文關懷層面。有觀察認為，雖然目前尚屬起步或探路階段，但這才是行之能遠的治本之策。



■過去的縣城所在地連城鎮五里社區舊村小組，如今變成阿妹戚托小鎮。不過，作為正式的鄉鎮級行政建制單位，正式的名稱則是「三寶街道辦事處」——取名顯然有原三寶彝族鄉元素，這或許也算留住「鄉愁」的細節之一。